

F

C

L

非常邻国

——乌克兰和俄罗斯

顾志红 著

前 言

《非常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一书集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有望和读者见面了。我想阅读这本书的人大多数会是从事国际政治和独联体地区研究的专业人员。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我愿意就一些与本书有关的，但属于本书题外的情况作一介绍，希望这些情况对读者会有帮助。

我曾很幸运地先后两次受国家教委的资助前往乌克兰国立基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第一次是1986年秋天，也就是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露事故以后的第5个月，我即踏上了令许多人感到恐怖的乌克兰土地。秋天的基辅是红、黄、橙色的，街上的行人极少，偶尔可以遇到一二位匆匆行路的中、老年人，几乎看不到儿童。一打听才知道，基辅市里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和儿童都已到外地投亲靠友，中、小学校推迟一个月开学，目的是逃避放射性尘埃对人体的伤害。缺少儿童的欢声笑语，城市一片死寂。基辅大学外国留学生宿舍里，只有几个东方国家的学生留守，其他国家的学生大多数要在冬季来临之际才会陆续返校上课，因为按照乌克兰核专家的看法，随着冬季的来临，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会减弱。

为减少核尘埃的伤害，我按照道听途说的办法，天天坚持淋浴，同时大量补充维生素C。基辅市场上的蔬菜、水果远不如北京丰富，菜店里的老三样：圆白菜、土豆、葱头，想起来就倒胃口。好在基辅副食商店里出售的新鲜水果榨汁有七八个品种，价格便

宜，可以用来弥补蔬菜的不足。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减少放射尘埃对身体的伤害，除了大量地喝果汁、绿茶、银耳、柠檬……一切据说是抗放射性物质的食品都上了餐桌。过去，我没有饮茶的习惯，在知道茶叶有排除体内毒素的功效以后，饮茶成为我每日必做的功课。波兰驻苏联大使馆定期向波兰在乌克兰的留学生发一种药水，据说这种药水可以避免放射碘对人体甲状腺的伤害。每天清晨，波兰学生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嗓子里喷这种药水。

留学生之间平日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如何抗辐射。广播电台的辐射强度预报，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节目。假如有谁错过了收听预报的时间，肯定会四处打听当日的辐射强度情况，以决定一天的生活安排。一般的规律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辐射增强，放射物质活跃；下雨的日子，空气中飘浮的核尘埃会随雨水落下来，容易对人体造成伤害，许多人认为阴天出门比较安全。在这种谈核色变的气氛中我开始了在异国的学业。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周围弥漫着异国风情，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念一股脑儿地向你扑来，让你常常感觉处于孤立无援的寂寞之中。没有人帮助你，甚至是导师也不告诉你在基辅大学学习的捷径，也许学习本身就没有捷径。要想有所收获，只能靠自己，基辅不相信眼泪。

1986年，我第一次跨出国门学习时，中苏关系刚刚解冻，两国互派留学生的的工作才起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尚不招收中国学生，我只有选择基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该学院是苏联外国留学生培训中心之一。这次在乌克兰的学习经历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在基辅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我渐渐地触摸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脉搏。80年代中期，“苏联人”的概念在国际上深入人心，我们很少去注意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差别，但是在乌克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民族差异丝毫不含混。在日常闲谈中，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常常为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值

得争论的问题发生舌战。比如，谁养活谁的问题，乌克兰人总以为俄罗斯是一方“贫瘠的土地”，离开了乌克兰就会缺吃少穿。的确，乌克兰的黑土地令我们这些从寸土寸金的黄土地来的人羡慕不已。上苍真是厚爱乌克兰人，把世界上三分之二肥沃无比的黑土地赐予了乌克兰。乌克兰农民不必向中国农民那样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只要播种就会有收获，富饶的土地造就乌克兰人生性喜爱园艺。每到春季，苗木、种子市场一派繁荣景象，人们购买各种果树苗、蔬菜籽，然后去别墅种下一年的希望。基辅街头手持树苗的行人比比皆是，构筑出一道独特的基辅之春的街景。黑土地孕育出翠色欲滴的乌克兰。

乌克兰人为自己的黑土地骄傲，更为本民族的美丽姑娘自豪。一次，我无意中在乌克兰女友面前称赞俄罗斯姑娘身材修长，仪态万方。她立刻对我大声宣布，“乌克兰姑娘比俄罗斯姑娘漂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也不大可能用民族属性来界定，我不想在我们之间制造隔阂，也就默认了她的结论。诸如此类的事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民间如此，官方的民族意识同样清晰可见。在乌克兰藏书最为丰富的乌克兰科学中心图书馆里，图书目录全部用乌克兰语书写，并优先收藏、购进乌克兰文的图书，这样，对于只懂俄文的读者来说，只能是望书兴叹。我最终费尽周折搞到一张乌克兰苏共中央图书馆的阅览证，这里的图书基本是俄语版本，才算解决了借阅图书的问题。在乌克兰学习期间所需填写的各种表格，发放的各种证件均是乌克兰文，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事。对当时的我来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苏联人，苏联是苏联人的祖国，俄语是苏联人的国语，国语应该优先使用才对。

我第二次踏上乌克兰的土地刚好是10年后的秋季。10年后重访基辅，又是秋意正浓的时候。基辅依旧是红、黄、橙色的，依旧是落叶纷飞，不扫、不理，任其将大地装扮。马路旁的落叶叠

叠层层，散发着秋日的气息，微微的秋风拂面而来，时而有巴掌大的秋叶飘落下来，向你送来秋天的问候。

岁月流逝，城市依旧。10年光阴没有改变基辅的容貌，基辅依然是绿色的，10年光阴却改变了基辅的地位。基辅早已不是苏联的第三大城市，而是独立乌克兰的首都了。初到独立后的乌克兰，没有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感觉。虽然宪法中规定乌克兰语是国家语言，库奇马总统也签发命令要求推广使用乌克兰语，但是在基辅的街头巷尾，满耳朵听到的仍旧是俄语。学校里，教师按规定用乌克兰语授课。课后，教师、学生又不由自主地使用俄语交流，要改变老百姓讲俄语的习惯，恐怕一代人的努力还不够。

在大多数乌克兰人的心目中，莫斯科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是基辅不能替代的。基辅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等处的讲解员操着一口纯正的莫斯科音俄语向人们介绍俄罗斯历史上的辉煌成就，讲解员的眼睛里充满了自豪感。俄罗斯文化像幽灵一样，在乌克兰四处飘荡，乌克兰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巡视乌克兰时乘坐过的富丽堂皇的御驾、克里米亚巴赫切萨拉伊汗宫泪泉旁普希金的题诗，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水兵俱乐部、基辅大剧院里上演的俄罗斯芭蕾舞剧目……俄罗斯的气息无处不在，挥之不去。我努力寻觅乌克兰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我来到了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窄窄的石板路街道，古老的有轨电车，街头的雕塑、波匈风格的建筑，我仿佛置身于波兰和匈牙利，只是当我面对乌克兰民俗文化村前高大的什甫琴科坐像时，才找到了乌克兰的感觉。可是令我遗憾的是，什甫琴科不是在乌克兰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乌克兰诗人，他一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学习生活。他只是用乌克兰文写诗的乌克兰人。

目前，在独联体事务中，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始终是各方关注的问题之一。苏联裂变为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俄罗斯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必须重新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

所所长李静杰研究员在《俄罗斯与当代世界》一书中指出：“俄罗斯与苏联地区新独立国家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新事物。”既然是新事物就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深究，况且，中国和这些国家多为邻国，俄罗斯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走向必然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正是中国学术界十分重视独联体研究的原因所在。毫无疑问，乌俄两国关系的走向对独联体前途，对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格局的形成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乌克兰的独立，首先从领土和资源上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这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当前，西方国家和美国仍然把能否保住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看做是维持苏联解体的现状和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当然不会坐视西方从自己的眼皮底下夺走乌克兰，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还会有一番较量。

我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研究始于1991年。自1992年完成第一篇文章《乌俄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发表在《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2期）以后，又陆续在专业杂志、内部报告、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文章。在数年的科研工作中，我阅读了大量的外文报刊杂志和著作，这些文章要么介绍乌俄历史问题，要么评论现实问题，对乌俄关系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很难对于导致乌俄结盟300多年以后又分离的深层次原因有深刻认识。于是，我萌生了写本书全面阐述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以便能够深刻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从同盟走向分裂这一20世纪国际舞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质内涵，帮助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乌俄关系的发展脉络，同时有益于中国对该地区的决策。导致乌克兰和俄罗斯分离的直接因素是大俄罗斯主义，其根本原因乃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利益冲突。我真心希望我的研究成果能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某种启示，乌俄关系中的悲剧不在我的祖国重演，这是推动我完成此书的内在动力。

1996年，我在乌克兰学习的时候，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潜心

学习和创作的环境和条件，开始着手全面、系统地梳理乌俄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如乌克兰文化的根源源于何处、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是怎样形成这种分不清楚还乱的特殊民族和国家关系的、他们会重新结盟吗等均贯穿在本书中。我决定用书的形式把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详细地归纳总结出来，求得批评。

当前，乌俄两国学术界对历史上的众多问题、事件、人物的评价存在分歧，如对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十月革命、中央拉达等等褒贬不一，给撰写此书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我力求将双方最新的观点介绍给本书的读者。在行文过程中，我考虑到广大读者对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有关乌克兰的文字多一些。如果这本小书能给读者带来某种启迪，将是我的最大心愿。

最后，我还要表达如下谢忱：十分感谢国家人事部出国留学人员基金会资助我完成本书的创作。

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徐葵先生、邢书纲先生对本书所做的推荐工作。

十分感谢中华养生庄园崔宁先生大力支持。

作者

1999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乌克兰和俄罗斯：非同一般的国家关系	1
第二章	有关基辅罗斯的争论	16
第三章	历史性的选择：乌克兰和俄罗斯结盟	25
第四章	殖民统治：乌克兰从哥萨克公国变为 小俄罗斯	47
第五章	乌克兰加入苏联	60
第六章	希望破灭：大清洗、大饥荒、大灾难	86
第七章	走向分裂：乌克兰独立	110
第八章	三个关键问题：黑海舰队、克里米亚、 核武器	116
第九章	乌俄经济合作中的障碍	157
第十章	影响乌俄关系的外部因素	171
第十一章	乌俄关系的法律基础	188

第一章 乌克兰和俄罗斯：非同一般的国家关系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政府发表国家独立宣言，结束了和俄罗斯长达300多年的合并历史，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几代人追求的建国梦。乌克兰的独立宣告了俄罗斯帝国的灭亡，宣告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美苏两极对抗世界格局的终结。世界各国终于走出了冷战的阴影，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人们迎接第三个千禧之年，世界告别革命与战争，跨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的时候，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同样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它的最重要标志是，乌俄关系从一个国度内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国家关系非同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乌俄关系的特殊性是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决定了乌俄两国合作与冲突的限度。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它地域辽阔（国土面积1707.5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仅天然气储量占世界储量的35.3%、开采量占世界产量的30.8%），无国可与之相比。尽管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政治制度转型没有带动经济的繁荣，但是它仍然维持拥有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战略核力量，加上它具有强大的工农业基础和训练有素的人民群众，即使俄罗斯在综合国力上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算不上是世界强国，但他也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二流国家。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人口占全苏人口的51.3%，国民生产总值占全苏的58.7%、工业产值占66.4%、农业产值占46.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012美元。俄罗斯独立以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人数225万人，国防开支1138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变化还会对世界形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在独联体地区占据的主导地位依然是美国和北约不能忽视的现实。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俄罗斯为停止北约的轰炸行为，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进行的外交斡旋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俄罗斯照旧是国际舞台上—支重要的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它的东北部和东部与俄罗斯接壤，俄罗斯是乌克兰最大的邻国，北界白俄罗斯，西与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毗邻，西南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相接，南面是黑海和亚速海，隔海与土耳其相望。乌克兰是欧洲惟—一个地处独联体、西欧和东、中欧三大集团结合部的国家。他是独联体地区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国。乌克兰的领土面积为60.37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面积的6%，就国土面积而言，在欧洲国家中居第二位，在世界排名40位。人口5200多万（1994年统计数字），在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之后，居第6位，在世界排名第21位。

在独联体国家中，乌克兰的综合国力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的黑土地占世界拥有量的三分之二，土壤肥沃，自然条件优越，耕地面积有3350万公顷，谷物产量占苏联总产量的20%^①，有“欧洲谷仓”之称。乌克兰的工业门类齐全，工业基础雄厚，见长于煤炭业、钢铁业、机器制造业、化工业、航空工业和船舶制造业等。1990~1991年，乌克兰的煤产量占世界产量的8%、铁矿石—10%、锰矿—24.5%、汞矿—8.4%、高岭石—4.1%、石盐—近5%、泥碳—15.2%、糖—10%、生铁—20%、钢—7%。乌克兰

兰的工农业生产值占苏联的 1/3，煤产量占苏联的 34%，钢占 42%，粮食占 23%。乌克兰的人均国民收入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占第 8 位，为 5200 美元（1990 年）。乌克兰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约占苏联国防潜力的 30%，并能生产先进的洲际导弹和军用船舶，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精良的武器。由于“乌克兰地处欧洲地缘政治中心”^②，独立乌克兰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乌克兰内政外交的变化均会对欧洲大陆的政治气候产生影响。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人，在一个国度中生活到 1954 年即已长达 300 年。300 多年来，乌俄两个民族相互融合，相同的宗教信仰，相近的语言文化，相似的风俗习惯将两个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书写了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斗争史。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个民族并肩战斗，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乌俄两个民族相互影响，相互接近，在经济、文化和家庭方面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两个民族在几百年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各种联系不会因为两个民族的各自独立而中止。乌俄独立以后，两国领导人做出了相同的政治选择，即在政治上实行西方民主制，在经济上向西方市场经济看齐。在这一前提下，乌俄的政治、经济改革任务基本一致，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大同小异，两国在社会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以相互借鉴，这些都是乌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有利基础。

对于乌克兰来说，他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乌克兰巩固国家安全，改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艰难历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993 年 7 月 2 日，乌克兰议会通过的《乌克兰对外政策基本方针》中指出：“鉴于乌克兰历史发展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特点，乌俄关系在邻国双边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乌俄是‘特殊伙伴’关系”。1995

年4月4日，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乌克兰议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对于我们来说，与俄罗斯的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优先地位”^⑤，“都是主要的战略伙伴”^⑥。

首先，乌克兰在经济上对俄罗斯有很大的依赖性。苏联时期，乌克兰在区域分工合作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从事重工业和军工业生产，经济配置不合理。工业和民用所需的石油（每年约300万吨）、天然气（每年约450亿立方米）、焦炭、木材（原木）等原材料依赖俄罗斯供应，大部分工业用原料也需要从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输入。没有俄罗斯提供能源，乌克兰的经济就将“崩溃”^⑦，在乌克兰没有找到新的能源来源时，发展与俄罗斯的睦邻关系就是保证本国经济命脉的畅通。当前，俄罗斯仍然是乌克兰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由于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双方经济难以接轨。乌克兰的商品从内在质量到外在装潢都不是西方国家同类商品的竞争对手，很难挤入西方国家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是乌克兰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的现状难以改变，保持乌克兰商品在俄罗斯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对乌克兰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乌克兰独立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保证乌克兰的独立地位，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⑧，而且，西方国家也很难满足和乌克兰经济改革有关的400亿美元的需求，吸引俄罗斯资本进入乌克兰仍然是一条很不错的融资道路。到目前为止，乌克兰还没有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建立比俄罗斯更密切的经济联系。乌克兰总理帕·拉扎连科曾坦诚地说：“俄罗斯现在和将来都是乌克兰的主要经济伙伴。”^⑨

其次，乌克兰的国内稳定和统一需要得到俄罗斯的谅解和支持。乌克兰形成国家的客观条件远不及俄罗斯，乌克兰现有国家版图存在不过40多年。1954年以前，乌克兰的许多地区属于其他国家，如切尔诺夫策州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科州都曾属罗马尼

亚的领土，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州和沃伦州的部分领土曾属于波兰，外喀尔巴阡州曾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克里米亚长期是俄罗斯的领土。一旦俄罗斯提出修改国家边界，就有可能发生多米诺骨牌现象，届时，乌克兰难逃被肢解的命运。

乌克兰国内民族成分相当复杂。根据1989年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共计3740万人，占乌克兰人口总数的72.7%，主要聚居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科州（95%）、沃伦州（94.6%）、利沃夫州（93.3%）、文尼察州（91.5%）、切尔尼戈夫州（91.5%）和切尔卡瑟州（90.5%），乌克兰国内有1200万俄罗斯人，约占乌克兰总人口的22%，主要聚居在克里米亚、卢甘斯克、顿涅斯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敖德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克兰境内还有44万白俄罗斯人，48.6万犹太人，30万摩尔多瓦人，23.4万保加利亚人和21.9万波兰人，^⑧28万克里米亚鞑靼人（详见本章后的附表）。乌克兰独立以后，经济一直在危机的深谷中徘徊，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人民开始怀疑政府的改革政策，向往苏联时期有保障的安稳日子。他们不把俄罗斯人当做外国人，从感情上很难接受苏联历史、文化、经济、领土被割裂的现实。聚居在乌克兰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俄族人对乌克兰领导人疏远俄罗斯的政策表示不满，强烈要求加强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在克里米亚，占人口70%以上的俄族人要求脱离乌克兰，回归俄罗斯，或者独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这些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对乌克兰独立、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乌克兰境外有700万乌克兰人，其中600万人住在俄罗斯，一旦乌俄两国关系陷入对抗，600万乌克兰人的回流，足以搅乱乌克兰经济运转的正常秩序。乌总统库奇马在1994年11月访美结束时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说：“俄罗斯是我们的伟大邻国，我们同他在经济和历史上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同他的良好关系，我们就无法想像乌克兰的未来。”^⑨

在俄罗斯眼里，乌克兰不仅仅是俄罗斯的经济伙伴，更重要的是乌克兰的外交取向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的战略利益。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尤其是乌克兰独立，首先从领土和资源上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并且破坏了俄罗斯欧洲地区的防御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欧洲地区安全体系完全崩溃，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际政治斗争的经验证明，维系世界大国地位不是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首先是经济实力的水平。当前，俄罗斯恰恰是实力不足，在重塑欧洲安全结构的过程中，俄罗斯根本无力和北约抗衡。北约国家人口近 6.7 亿（90 年代初的统计资料），领土面积 2.3 亿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 120 亿美元（1991 年），俄罗斯及其可借助力量的上述指标大大落后于北约国家，不是一个等量级上的对手。1999 年 3 月 16 日，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正式加入北约以后，北约的前沿防线向俄罗斯推进 700~900 公里，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处于北约的直接威胁之下。为抵制北约继续蚕食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无论如何要维护他在其战略利益空间中的影响，首先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在对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乌俄关系是重中之重，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成良好的联盟关系，这将会巩固俄罗斯在独联体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独联体团结一致。

另外，俄罗斯的交通生命线穿越乌克兰（俄罗斯输往东、中欧国家的天然气、石油管道经乌克兰境内），乌克兰也是俄罗斯联系欧洲和世界的通道。欧洲始终是俄罗斯的战略重点。乌克兰不仅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陆上走廊，也是俄罗斯控制黑海地区，夺取出海口的重要基地。苏联四大舰队之一黑海舰队就部署在这里，苏联向世界海洋的扩张首先是从黑海开始的。历史上，沙俄为获取黑海出海口，夺取黑海和黑海海峡的控制权，与土耳其以及英法等欧洲列强进行了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角逐。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黑海的主要出海口落入乌克兰手里。因此，俄罗斯要保持

从本土到巴尔干、地中海、德涅斯特、黑海地区的力量存在也需借助乌克兰。俄罗斯可以凭借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地位，继续掌握黑海地区的控制权，并遏制土耳其在黑海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维持良好状态，俄罗斯就可以比较轻松地维系自己在上述地区的影响。如果乌克兰倒向北约，俄罗斯的利益势必受到损害。这无疑是俄罗斯地缘政治政策上的一大失败，是俄罗斯领导人所不愿看到的。俄罗斯的许多国际政治方面的专家认为：“俄罗斯的基本利益集中在苏联的欧洲部分，最重要的运输干线途经这一区域，这里有许多港口，集中了与俄罗斯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众多经济潜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文化历史关系中归属俄罗斯，正是他们能够组成第一层地缘政治环带，是俄罗斯最密切注视和实施最积极政策的对象。”^⑩

第三，乌克兰和俄罗斯合并长达 300 多年，两国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利益相互交织。如果乌克兰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如讲俄语的居民占多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首先是克里米亚，宣布独立或要求并入俄罗斯，这固然符合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如果俄罗斯接受这一事实，将会给它自己带来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不仅会激化它同乌克兰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关系，而且将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插手独联体事务提供口实。此外，俄罗斯公开支持乌克兰国家解体，反过头来又会刺激俄罗斯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所以，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不久前公布的《俄罗斯的战略》中承认，乌克兰的局势是对俄罗斯的安全和国内稳定的最严重而长期的外来威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明确表示：“我们非常愿意与乌克兰保持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是保持非常密切的互助合作，而且要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协调行动。”^⑪

利益与矛盾并存。我们也应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隔阂又是很难以消除的。虽然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是斯拉夫人，但

终究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存在着民族差别，有差别就会有矛盾，更何况乌俄两个民族从结盟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合作地位。根据乌俄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1654年乌俄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的规定，乌克兰和俄罗斯结盟以后，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即并未取得独立自主国家地位。但事实上不只如此，乌克兰历经数年战乱，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无法与当时的东欧强国俄罗斯相匹敌。实力上的悬殊差距决定了乌俄关系的不平等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统治地位，并且奠定了乌俄关系的发展框架，也由此种下了乌克兰仇恨大俄罗斯主义的种子。

大俄罗斯主义一向坚持从喀尔巴阡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居住着操同一俄语、具有同样历史传统的、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学说。历代的俄罗斯领导人在对乌克兰的政策中始终坚持实行中央集权和根除“民族分立主义”这两项基本原则。在俄罗斯的统治下，乌克兰逐渐变成沙俄和苏联的粮食、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乌克兰的文化传统，民族特征逐渐淹没在俄罗斯的文化海洋之中。乌克兰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伊万·久巴尖锐地指出：“从18世纪起，乌克兰的文化就已经处于失血状态。”^⑨伴随这一现象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特征之一的乌克兰文学创作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在俄罗斯文学的星空中，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一大批世界级的文学巨匠星光灿烂，他们的文学创作推动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发展创新。俄罗斯文化以其自身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并长期在乌克兰的文学创作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乌克兰的文学人材屈指可数，文学创作黯然失色。乌克兰最杰出的民族诗人什甫琴科也只有业内人士对他有所了解，无法和家喻户晓的普希金同日而语。我们很难想像，缺少文学巨匠规范的语言文化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乌克兰语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国家独立已近10年，乌克兰语

仍然很难规范统一起来，据基辅大学的乌克兰语教师介绍，乌克兰语大致分为 3 个流派。一个是以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为中心形成的乌克兰语，利沃夫和波兰关系密切，语言上多受波兰语影响。第二个是以基辅为中心形成的乌克兰语，基辅居民没有讲乌克兰语的习惯。乌克兰独立以后，国家大法定乌克兰语为国语，基辅官方在正式场合开始使用乌克兰语。但是，许多官员、公职人员、新闻记者等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乌克兰语培训，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往往根据乌克兰语的发音规则来念俄语单词，许多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新词新义还需借助俄语或英语的帮助。所以，基辅地区的乌克兰语拖着长长的俄语影子。第三是以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为中心形成的乌克兰语。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约 20 万人，这些人保持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但是他们生活在英语国家，英语对乌克兰语的影响自然存在。这样，上述三个地区的居民所操的乌克兰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有时甚至很难相互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语言文化很难具备和俄罗斯语言文化竞争的能力。一个民族的特征是由本民族的文化来加以保证的。许多乌克兰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认定俄语是母语，在乌克兰独立近 10 年中，很多乌克兰人仍然不把俄语当做外国语。俄罗斯的思维方式和俄罗斯的文学艺术风格依然深刻地左右着乌克兰人的行为。乌克兰文化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不可能达到俄罗斯文化在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地位，乌克兰的文化水平也很难和俄罗斯的文化水平相匹敌。

随着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建立，乌克兰文化界的精英们掀起了回归本土文化的热潮。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视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比俄罗斯久远，民族比俄罗斯“欧洲化”，盲目地排斥俄罗斯文化，甚至不顾现实，敌视俄罗斯的语言文化。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断强化和俄罗斯的大国思想的复兴是乌俄两国关系和谐发展的深层阻力。